

柯慈《慢人》裡的失能主體及其移民歸屬感

吳凱書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從《等待野蠻人》的失明少女、《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中有著自閉傾向的兔唇男人、《仇敵》裡被割掉舌頭的失語克魯索、到《慢人》裡右腿截肢的老人，柯慈執筆至今的作品，給予失能角色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除了《慢人》以外，柯慈往往賦予失能者客體的角色，為的是突顯殖民主義或南非種族隔離體制之下的龐大噤聲機制。《慢人》少了柯慈前期作品中顯著的強、弱對比關係，反倒是將失能者與健能者、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以及不同的移民者放在同一平台上進行對話。保羅·雷蒙德（一場車禍後被迫截肢的受害者）與伊莉莎白·科斯特洛（突然現身的小說家角色）之間的多場辯論，即呈現了前者亟欲擺脫後者敘述霸權的掌握。本文將指出，柯慈藉由書中角色關於失能的種種美學與社會現實的討論，將失能作為健能者所無法感知的生活經驗投射於移民經驗之上。如果關於失能的論述在柯慈前期的作品中代表的是殖民與種族隔離所無法抹除的傷痕印記，那麼該論述在《慢人》裡，則以寫實、象徵並重的方式展現移民者的無所適從。在這本小說中，移民不再侷限於殖民之後的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移動，而是著重在歐洲舊世界移民者進入澳洲新世界時所面臨的跨世代新舊磨合。來自法國的保羅是傳統相片沖印技術的忠誠者，而他所傾心的克羅埃西亞籍看護瑪莉雅娜則熟捻古畫修復術。他們兩人與瑪莉雅娜之子德拉格所代表的強調效率與速度之科技新世代的對比即為一例。如同保羅失去的行動能力使得他在健能者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一般，慢與快的衝突成為兩個世界調和的一大阻礙。小說最後，柯慈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結局：保羅是否會使用德拉格為他量身訂製的自行車，進而擺脫「慢人」的困境、並以外來移民者的身份融入新世界，抑或維持生存模式之慢與思維之舊，讀者不得而知，但失能經驗與移民情境於小說中的相輔相成提供了身份認同這一主題一個得以深究的方向。

關鍵詞：失能、移民、快慢辯證、義肢、照片